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余慧君.恩格斯的居住正义思想及其深层逻辑探析[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7(1):101-106.

恩格斯的居住正义思想及其深层逻辑探析

余慧君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0)

摘要:居住正义问题是恩格斯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议题,经历了从人本主义式经验分析到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叙事的发展转化。通过剖析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中的住宅短缺、工人居住环境恶劣及城市空间隔离等居住失义现象,恩格斯认为,居住失义现象的历史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具体包括衍生的城乡关系历史巨变、城市化与相对人口过剩、城市建筑用地的地租规律等三个方面。基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实现居住正义思想的批判,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居住失义的超越路径。恩格斯的居住正义思想,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居住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与价值。

关键词:恩格斯;居住正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4)01-0101-06

居住正义问题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机制研究的重要议题,也是贯穿恩格斯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议题之一。从早期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后文简称为《状况》)到晚期的《论住宅问题》(后文简称为《住宅》)等文本中,恩格斯从居住失义的现象、历史根源及超越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其立场从初期的人本主义逐渐过渡到后期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也从直观经验式的分析转为历史研究的总体性批判。青年恩格斯从资本主义城市居住失义现状出发,描述了住宅短缺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居住失义问题;晚年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与内在结构,并探讨了资本主义居住失义问题的必然性以及超越路径。

一、恩格斯对城市居住失义现象的长期批判

就通俗意义而言,居住失义是指城市居住空间的“不公平和分布不平衡”^[1](P69)],部分生活在城市中

的个体或者集体享有优势和机遇,而整个城市地理结构呈现出阶级性。这是所有私有制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所有被剥削阶级面临的共同难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居住失义问题呈现出它所特有的状况。恩格斯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就开始关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城市空间不合理现象,并展开了长时间的居住空间问题研究。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私有制的出现伴随城市土地的价格飞涨并且被少数人垄断,工人阶级常常面临住房需求无法满足的问题。这种特殊的居住失义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具体而言,恩格斯描绘的资本主义城市居住失义问题大致表现为住宅短缺、环境恶劣和居住隔离等三个方面。

(一)住宅短缺

19 世纪初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工业化迅速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工厂不断建立,工人不断集中,欧洲大陆逐渐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新型城市。伴随人口在城市大量集中,住宅短缺问题也日

收稿日期:2023-1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城乡不平衡发展问题研究”(19BZX018)

作者简介:余慧君(1995-),女,安徽安庆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益突显。正如恩格斯所言,如今“所说的住房短缺问题”,是指工人的糟糕住房条件在人口大量涌入大城市后变得特别恶劣,房租大幅度上涨,住房拥挤程度加剧,一些人甚至无法找到合适的居所。^{[2](P250)}其中,住宅所占地皮的地租成为一种新的投机活动。人口集中于城市,使得住房租赁需求激增,进而导致房租不断攀升。恩格斯指出,住宅问题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其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城市空间是有限的,资产阶级大规模地占有城市空间,让地产成为资本增殖过程的一部分,面对不断攀升的工人数量,他们宁愿让成千上万的无产者流落街头,也不会将城市空间让渡给工人住宅;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工人在同资本家交换过程中得到的并不是劳动的交换价值,而仅仅是劳动的使用价值,只能用于满足自身的基本需要。工人的经济实力有限,无法负担高昂的房租,因而被迫无家可归。“伦敦有 5 万人每天早晨醒来不知道下一夜将在什么地方度过。”^{[3](P311)}伴随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住房短缺现象日益严重,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因为“它不只涉及工人阶级,而且也涉及到小资产阶级”^{[2](P250~251)}。

(二)工人居住环境恶劣

随着住宅短缺问题的发展,工人居住环境也一再恶化。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住房拥挤。由于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而政府缺乏相应的住宅规划政策,加之资产阶级的逐利心态,使得工人住宅普遍拥挤不堪。环境恶劣的地下室、过道、储物室最终成为了工人的避风港,就连“最污秽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2](P276)}。与此同时,居住空间过于狭小,导致“稠密”的城市工人被“成打地”塞进狭小的房间^{[4](P410~411)},病人和健康的人不得不共用一张床,这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精神和身体。其次表现出来的是水体污染和空气污染。工厂废水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河流,往往一条河流流入城市时是“清澈见底”的,在城市的另一端就“污浊不堪”了^{[3](P320)}。工业城市中常出现严重的空气污染情况,大量有害气体排放和烟囱冒出的乌黄烟雾使得城市空气污浊不堪。这种污染不仅直接影响了空气质量,也对工人的身体健康构成了威胁。为了节约成本,工人的住宅区一般都修建在工厂周围,房间通常紧紧挨着乌烟瘴气的工厂,工人们呼吸着污浊的空气,饮用着肮脏的河水。最后是住宅设施差。工人住宅一般采用最粗糙的材料和最简陋的设施。恩格斯在描述廉租房

的肮脏和破旧时写道,“几乎看不到一扇玻璃完整的窗子,墙快塌了,门框和窗框都损坏了。”^{[3](P307~308)}工人住宅也没有配备基础排污设施,工人只好把污水、垃圾都倒在街上。总体而言,工人的住宅缺乏、结构很差、维修很少、通风不畅、空气潮湿,且不利于身体健康。^{[5](P14)}

(三)居住隔离

城市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环,而且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即通过城市的隔离与区划,实现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和管理。在资本主义工业兴起之前,隔离只存在于城市与乡村之中。随着工业化的到来,城乡之间的隔离被逐渐打破,工人纷纷进入城市,在城市空间中遵循着新的隔离秩序。恩格斯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身份对立视角出发,对城市空间的隔离状态进行了阐述。他指认无产阶级居住区和资产阶级居住区是完全分离的。城市划分为严格的住宅区域与商业区域,从中心向外辐射的依次是工人住宅区、小资产阶级居住区以及大资产阶级居住区。破旧的工人住宅区隐藏于干净的街道之后,虽然没有空间上的明显阻隔,但是大资产阶级从城市外围的别墅区出发去市中心的商业区,穿过一条条街道,却“看不到左右两旁的极其肮脏贫困的地方”^{[3](P327)}。这种城市发展的扩张过程中,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隔离行动占据主导地位。^{[6](P101)}

空间隔离的两极不仅呈现出空间隔离状态,亦反映了一种阶级对立结构的空间布局。相较于拥挤、潮湿、粗陋的工人住宅,资产阶级的别墅豪华、舒适、漂亮。他们享受着新鲜的空气、优美的环境和便利的交通。这种不同的居住状况代表着不同的主体身份,同时也折射出城市空间中阶级和身份等级的差异。一方面,在这个空间等级结构体系中,资产阶级通过富裕的居住环境向其他阶级彰显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富裕的居住环境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而无产阶级则被迫接受较差的居住条件,这限制了他们的社会流动和发展机会。

总体而言,从《状况》到《住宅》,城市的居住失义问题一直是恩格斯所关注的核心议题。青年时期的恩格斯更多的是对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中的居住失义现象的控诉,尽管已经将居住失义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但还无法对其根源进行科学剖析,也无法为居住失义状况提供可行方案。伴随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深化,在《住宅》

等后期文本中，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城市居住失义的根源及其超越路径展开了进一步的论述。

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城市居住失义的历史根源剖析

在《住宅》中，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城市住宅问题的分析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他指出住宅问题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无数比较小的、次要的祸害之一”^{[2](P251)}。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城市居住失义的根源不在于住宅的供给量与需求量之间的脱节，而是植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衍生的工农业地位转变与城乡地位转变、城市工人的集聚、城市建筑用地的地租规律等方面。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及其空间生产机制

从机器的发明与应用开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发挥它巨大的影响力。只要资本所及之地，便是工厂林立，工人聚集，机器运作不休。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7](P36)}如果说在机器发明以前，工人凭借手工业还能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占得一席之地，那么如今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机器成为最重要的工具，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工人与资本家的冲突加剧。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更多的工人失业，失去经济来源，失去固定住所，其住宅也更为简陋。此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也改变了空间生产机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之前，受制于自然因素的影响，空间的生产进程是极其缓慢的。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展，扩大空间规模成为了第一要义。资本迅速扩张，城市不断形成并蓬勃发展，而城市中的土地空间也被资本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资本主义”占据了传统城市，并按照自身需求对城市进行改造。^{[6](P120)}资本家将可居住的房屋拆除改为工厂、商店、高楼大厦等，将工人从市中心“排挤到市郊”。^{[2](P252)}

（二）城乡关系构序的历史巨变

机器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工人在工业中的地位，也改变了农民在农业中的地位，进而改变了城乡关系以及农工关系，由此导致城市居住失义问题的进一步深化。资本的积累和机械化大工业的发展，逐渐打破了传统的农业生产关系，使农民与自己的生产资料分离，并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这些人

中的一部分进入工厂出卖劳动力，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另一部分则流落街头，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后备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城市聚集越来越多的人口，一方面使城市占据优势，汇聚“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进而破坏土地的肥力。^{[8](P579)}其后果是城市地位超过农村地位，工业地位超过农业地位。城市逐步主导农村，农村不得不为城市提供生产力要素。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城市凭借着大工业的绝对优势地位，占据了丰富的原料、燃料及劳动力资源。城市与乡村的差异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形成了“城市统治乡村”。一方面农村人口减少，劳动力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而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已经超出城市空间和环境所能容纳范围，引发了一系列的居住失义问题。

（三）城市化与相对人口过剩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相互促进，城市相较于农村具备更多的集聚优势。城市作为资本积累的重要场所，也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外在表现的重要地点。如上所述，城市化促进了劳动力的迅速集聚。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面临的挑战是“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数量”绝对不足以满足其需求^{[8](P731)}。为了生产正常开展，它必然要组织后备军。资本积累“通过‘游离’工人”来补充“工人的供给”。^{[8](P737)}城市的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要求。无产者滞留于城市，没有任何居住保障而成为资本的后备军。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早期的工业城镇由三部分组成：工厂、铁路和贫民窟^{[9](P472)}。工人生活在贫民窟，处在极度的环境污染中，处于浪费生命的边缘，然而城市对工人生命的浪费才能进一步促进城市自身的发展。工人应该明白，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是提高，他们就越可能被“抛向街头”，他们所处的压力来源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压力”，来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8](P737)}。资本主义生产的迅猛发展只不过是它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8](P580)}。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改善城市工人的居住状况。

（四）城市建筑用地的地租规律

城市建筑用地地租遵循着资本积累的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体现。建筑用地地租分为级差地租、绝对地租两种形式。建筑用地的级差地租指的是纯位置租金(级差地租Ⅰ)以及资本投资租金(级差地租Ⅱ)^{[5](P139)}。资本家按照这一地租规律

将城市空间分为不同的区域并收取不同的租金。建筑用地的绝对地租则是指租金在一定区间内波动,不管空间利用程度如何,租金的高低不会越过此等级区域的租金区间。例如,城市中心的租金波动一定不会低于郊区的租金。一旦城市住宅纳入空间生产的领域,资本家便会通过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获取高出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实际上,这是资本家对“贫穷进行最无耻的榨取”^{[10](P874)}。与人口过剩一样,住宅也处于相对过剩的状态之中,而“过剩”与“短缺”是房地产商为获取最大利润所造成的人为垄断。

总之,资本主义城市的居住失义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工业与农业的二元对立、城市化人口的集聚与相对过剩、城市建筑用地地租规律。当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从法权关系、供给关系及道德关系对居住失义问题提供改良路径时,恩格斯认为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住宅问题。要解决住宅问题,必须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性革命。

三、恩格斯对居住正义实践路径的理论批判

针对如何实现城市居住正义这一问题,恩格斯后期对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改革措施进行了批判。恩格斯立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居住失义问题的科学超越。

(一)恩格斯批判了小资产阶级对房屋租赁关系的错误解读

小资产阶级代表米尔伯格对住宅问题中的租赁关系进行了解释,并提出废除住宅租赁制度来解决住宅问题。米尔伯格将“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的关系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等同起来”^{[2](P253)},认为其违反“永恒公平”的法权关系。基于此,他提出废除住宅租赁制度,恢复正常的法权关系。恩格斯指出蒲鲁东主义者根本不懂得现实的经济关系,房屋出租只是正常的商品交换关系,把承租人和出租人的关系等同于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实质上是对工人创造剩余价值事实的一种掩盖。针对小资产阶级要求废除住宅租赁制度,回归到手工业时代的构想,恩格斯认为其实质是想要将现有的生产关系硬塞进旧的所有制之中,是一种反动的空想主义。

(二)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关于住宅问题的改良路径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萨克斯提出了三种解决路

径。第一,实行“小宅子制”,这一路径最大的缺陷就是工人不具备在城市中配备一套带有“园圃”小宅子的客观物质条件。萨克斯认为工人转变为资本家的核心条件是拥有充足的财产。然而资本家与工人的实质区别不在于财产的多寡,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常运转,工人手中的财产就都会流向资本家。第二,建立“移民区”,工人在其中可以享有设施齐全的生活条件。恩格斯直接指出萨克斯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复制措施,一切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均有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第三,通过“工人自助和国家帮助”来购买住宅。恩格斯认为这不是在解决城市问题,而是让工人们返回农村,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工人是根本不可能通过自己的积蓄买到小宅子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能提供任何救助,其实质正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7](P33)}。恩格斯认为萨克斯的观点只是一种空想,所有未触及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解决方案“都是愚蠢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2](P307)}

(三)恩格斯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性批判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代表是傅立叶和欧文。傅立叶希望建立“和谐制度”,来改善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城市空间内部关系。而欧文主张建立“农业新村”,即城市与乡村的共同体。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矛盾,并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但提出的构想脱离了现有的社会历史条件。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认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唯心主义立场以及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再是诉诸理想的信条,而是从现有的经济状况中寻找出解决矛盾的手段^{[2](P545)}。

在恩格斯看来,上述有关居住正义的研讨并未触及资本主义之根本,也无科学的现实依据。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居住失义问题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解决居住失义问题的前提是解决社会问题,“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才同时使得解决住宅问题成为可能”^{[2](P283)}。于恩格斯而言,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城乡对立,由无产阶级掌握全部物质生活和生产资料,才能真正解决现代社会的城市居住正义问题。

尽管恩格斯在前后期不同的文本中都提出了超越居住失义的路径,但青年恩格斯却未能探索到“消

灭城乡对立”这一措施的实质内涵。青年恩格斯只是“从宽泛意义上的社会劳动分工及其历史变迁视角阐述了人类历史进程与城乡分立现象”^[11],还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与历史机制中论述居住正义问题。直到《资本论》及手稿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对分工进行了更科学的划分,而且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内在矛盾及其历史运动趋势展开了更为科学的分析。基于这一更为科学的分析,恩格斯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城市中居住失义现象的产生原因、不良后果,也揭示了超越居住失义的主客观条件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进程中孕育及成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四、恩格斯关于居住正义思想的逻辑发展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开启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转向”以来,恩格斯的居住正义思想成为国内外学者讨论的重要议题。然而,很多学者在研究居住正义问题时,并未关注恩格斯居住正义思想的前后期差异。实际上,从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城市居住正义的认识存在着前后逻辑的差异,即从早期的经验式批判迈向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体而言,恩格斯居住正义思想的发展可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人本主义的经验分析阶段,这是恩格斯的居住正义思想萌芽时期,以《伍珀河谷来信》《英国状况》《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文本为代表。众所周知,恩格斯自 1842 年到达英国后,便开始专注于对城市状况的研究。恩格斯致力于实地调研,“力求把理论探讨和实际研究结合起来”,正是这种方法使他迅速地“摆脱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的抽象人道主义的影响”^{[12](P264)}。尽管此时恩格斯对居住正义的论述还不甚完善,但是在方法论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首先,恩格斯从理性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他主要从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实践出发来研究城市工人居住现状,而不是从单纯的理念概念出发来探究这一问题。其次,恩格斯运用了“科学的社会调查方法”,“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运用调查研究的先河”^[13]。他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必要的可靠材料”来展开论述,真实地还原了城市居住失义状况。最后,恩格斯的论述有历史唯物主义倾向,“在某些方面比马克思更早地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12](P264)}。他在《状况》中梳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脉络与工人居住失义之间的联系,

描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性,并提醒工人阶级应作出相应的策略应对。虽然与后期的居住正义思想相比,恩格斯此时的表述难以用准确和完善来说明,不可忽视的是他在唯物主义道路上的探索,这为他后来科学的叙述居住正义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青年恩格斯此时对资本主义居住失义问题的分析大多只是简单地罗列历史材料及数据,笼统地进行批判,尚未上升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他对居住失义问题的分析止步于现象层面的经验性分析,而未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去进一步探讨。

第二阶段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应用与分析阶段,这是恩格斯的居住正义思想成熟发展时期,以《论住宅问题》《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文本为代表。此时,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仅停留在表面,亦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在矛盾之中,找到了居住失义的历史根源。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城市住宅问题的历史机制、内在矛盾以及超越的方向和路径。在这一过程中,恩格斯对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方案和道路进行了更深入的批判。他指出,蒲鲁东主义者只是诉诸于“永恒公平”,很多时候只是停留在流通、分配、法权等层面,并没有深入到生产过程中来讨论问题的解决。工人居住问题虽然严峻,但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数比较小的、次要的祸害”之一,要想解决城市居住失义问题,就必须消除城乡对立^{[2](P251)}。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消除城乡对立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展开了论述。恩格斯认为“城市 and 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14](P313)}。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旧式分工必然消除,一种建立在新的生产关系下的新型分工必然产生。工人在其中可以实现自由选择 and 全面流动。虽然恩格斯在系列文本中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超越方案,但他着眼于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从总体性上给予了宏观方向,即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

概言之,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恩格斯的居住正义思想亦是如此。他从初期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逐渐过度到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从直观经验的分析转为从政治经济学出发的科学论证,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机制与内在矛盾,并探讨了资本主义居住失义问题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通过居住空间维度,我们能进一步探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呈现形式,探析资本主义生

产与再生产机制。尽管恩格斯并未直接提出居住正义概念,但是其不同时期相关文本阐发的居住正义思想,能为当下的空间研究提供理论源泉与方法论指导。

五、结语

西方学者针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推动了恩格斯居住正义思想的具体化发展。其中,如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爱德华·W.苏贾(Edward W. Soja)、艾拉·卡茨纳尔逊(Ira Katznelson)等学者都试图从城市空间视角来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机制。这些学者以不同的视角探讨了恩格斯居住正义思想,并分析了资本主义居住问题的时代特征。这一过程实际上并没有偏离恩格斯的居住正义框架,而是在不同层面和视角上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了恩格斯的居住正义思想。

同时,恩格斯的居住正义思想也能给中国居住正义提供重要的启示。在借鉴恩格斯的思想时,中国学者需要加强对居住问题背景的时空转换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5](P6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居住问题具有历史特殊性。在构建居住正义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时,应当注意两个问题。其一,居住正义的情景转移问题。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居住问题,不再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空间矛盾,而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空间实践问题。其二,居住正义的程度问题。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居住正义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空间不平衡发展问题,这一问题与城乡融合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城乡不平衡发展的现状一旦有所改善,相应的居住问题也会有所改善。恩格斯居住正义思想的场域转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出场路径,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关照。

恩格斯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已经远去,但是他

的思想没有过时。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居住失义问题的批判,构成了我们今天研究的前提。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对照恩格斯的原文来解决今天的社会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而是要求我们在现代社会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居住失义问题。

参考文献:

[1](美)爱德华·W.苏贾.寻求空间正义[M].高春花,强乃社,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Henri Lefebvre.Marxist Thought and the City[M].Robert Bononno (trans.).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6.

[6](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9](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M].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1]林密.马克思恩格斯泛分工论视域中的城乡发展观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19(9).

[12]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13]王文东,赵艳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空间生产与空间正义思想解读[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4).

[1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 肖芬蓉 E-mail:simple5222@163.com